

村魂

王福林 / 著

人间友情系列丛书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村魂

王福林 著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

琼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 沈东炜

· 人间有情系列 ·

村 魂

王福林 著

※ • ※ ※

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发行

(海南省海口市南航路侨企大厦)

总编辑 沈敏特

安徽皖军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开本 32 字数 310 千字

印张 12.25 印数 1—10000

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—80609—129—7/ I · 64

全套(10 册) 总定价:98.00 元 16.



作者简介

王福林，男，1953年生于内蒙古五原县塔尔湖镇一个农民家庭里，小学毕业后回村务农，曾任生产队长，政治队长，之后进校任教六年。八十年代初进城当包工头。198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内蒙古分会。同年毕业于鲁迅文学院作家班。1990年任五原县文联创作员，1992年九月考入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创作研究班，毕业后留内蒙古作协任《文学与世界》文学双月刊编辑部副主任。文学家企业家促进会办公室副主任。

二十一岁开始发表小说，迄今发表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近百万字，其中中篇小说《良心楼》在中国作家头条位置发表后，在文坛上引起反响。中短篇小说选《良心楼》及《荒魂》由内蒙古出版社出版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震动。

责任编辑：沈东炜
封面设计：吴明子

内容提要

作者继他的小说《荒魂》出版之后，应千千万万读者的强烈要求：又以内蒙古河套地区的一个小村为核心，再次写下了这部新作——《村魂》。

这部长篇小说仍保持了《荒魂》的风格，写尽了河套地区男人女人之间的故事，写尽了他们之间的隐秘，男欢女爱之事凡有人群居住的地方都时有发生，不足为奇，但在河套地区几乎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调，象吃饭一样，每天都离不开。

在这篇小说中，作者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：

村中最漂亮的姑娘主动献身给与她家有世仇的一个家族的后代，和其爱得要死要活，却又偷偷地和村长频频地幽会。

村中美女拉弟子大胆泼辣，男人出门耐不住寂寞，找了个小青年在家过夜，被人发现后却又和告密者私通。

拉弟子做为女人却又为自己的情敌死去而上告鸣不平。

这一切都是为什么，全是谜，谜一般的小村，谜一样男男女女的关系，谁来解答，本书会告诉你。

玉兰投河死了。

玉兰是桐树湾头一个因为男女问题而投河自尽的女人，她的死让桐树湾的人们瞠目结舌，让乌加河两岸的人们震惊。在这个地域虽偏僻，但性关系非常随便的乌加河畔来说，玉兰的风流韵事不值得一提，村里人惋惜地说：“嗨，这个玉兰，真不知道命值钱，为那事还值得去寻死？”

然而，当人们帮她丈夫何彪把她从河里打捞上来时，全村人都傻眼了。玉兰赤条条的一丝不挂，那雪白的身子晃得人眼花，又加上被河水泡了一夜和一个前晌，那身子白得就有些吓人。虽说是具死尸，却让村里的男人一个个眼睛发直。当何彪横托着玉兰艰难地步上岸时，人们轰地乱成一窝蜂。

当然，村里人毕竟要追根究底。虽说桐树湾的人们把男女关系看得挺随便。

女人们忘了那是具死尸，围过去抹着泪看，男人们站在圈儿外踮着脚往里看，看了便长吁短叹。那些个没见过女人裸身的半打后生们；一个个眼发直心发跳地一动不动地望着玉兰的死尸。

玉兰的丈夫何彪脸胀成猪肝色，一句话不说，他把玉兰

尸体放到岸上摆平之后，脱下自己的上衣轻轻地盖在玉兰的阴部。

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村长李二楞黑着脸走过来，手里提着把菜刀。女人们一见李二楞的架势，吓得吱哇乱叫，忽拉拉地闪到一边，有的甚至喊大叫妈地往何彪的鱼房后奔逃，只有少数几个男人大胆上前，观察事态的发展，好及时制止可能发生的事端。

李二楞手提菜刀，腾腾腾地走到玉兰的尸体旁，弯腰一把掀开盖在玉兰阴部的褂子，细瞅了一眼，然后直起腰来对何彪说：“何彪，你不该逼死她，村里人都知道你逼死她是因为我，所以我敢承担这个责任，我宁愿和她死在一起。”

李二楞用低沉苍老的声音说罢，把菜刀递到何彪面前，说：“愿砍愿杀由你哇。”

何彪两眼直冒火星，他面对面地站在村长李二楞跟前，盯住李二楞足有两分钟，他一句话不说，眼血红血红的，牙齿咬得格叭格叭响。

围观的男男女女大气不敢出，个个捂住突突直跳的胸口，死瞅着眼前这唬人的情景。

“其实，你应当找我算帐，不该逼她死。”村长李二楞歇斯底里地大声吼。

“我日你妈！”何彪突然大骂一声，然后扑过去夺刀在手，人群哇地乱成一锅粥。何彪夺刀在手时，村长李二楞双眼一闭，等着那刀砍他的脖子。何彪那刀没有欲向李二楞，而是当着村人的面将那把切菜刀抡圆胳膊使劲儿扔进了河心中，

然后手指鼻子骂道：“李二楞，你个老流氓老圪泡^①，我迟早会跟你算这笔帐的，你老圪泡等着。”何彪说完掉头回村去为玉兰取衣服去了。

“不要走。”李二楞吼道：“找块门板，帮我把她抬回村去。”

“二楞，还让她进村？”一位叫三老汉的不解地问。

“咋不能进村？”

“人死在外，死尸是不准进村的，这是咱后套的乡俗。”三老汉坚持说：“就在何彪这鱼房搭个灵棚算了。”

“不行，我不管，天塌下来我顶着。”村长李二楞说话很冲，三老汉再不敢说甚。李二楞又冲拉弟子说：“拉弟子，你骑车到镇上去买寿衣和孝布去，还有急需要的，找个人问问，看还要些甚，都买上，我这儿有钱。”李二楞说着从兜里掏出几张百元大钞交给了拉弟子。

拉弟子虽然年轻，但是村里出了名的泼妇，没人敢惹，唯有村长李二楞不怕她。拉弟子也有些怕李二楞。

拉弟子接过钱说：“再去一个人哇，我一个人不行，驮不了那么多东西。”

“你随便找个人去哇。”村长李二楞说。

拉弟子便在人群中寻找，她冲一个虎头虎脑的后生说：“根小子，你跟我去哇。”

叫根小子的听了一声不吭，跟着拉弟子回村准备去了。

村长李二楞脱下自个儿的上衣盖在玉兰的阴部，将何彪的褂子盖在玉兰的双乳上，吆喝人取了鱼房上的门板，抬着玉兰的尸体往村里走。上年岁的一见，脚步反而快起来，都

^① 圪泡——指私生子，土语，骂人话。

抢先跑回村，早早儿地在自家门上笼起了火堆。他们没权制止村长的举动，只好笼旺火来驱邪，以防厄运降临到自家门上。

后大套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盟境内，它南靠黄河北抵阴山。黄河从贺兰山直泄而下，进入巴彦淖尔盟时水流平缓，滔滔东去。黄河南岸是中外闻名的鄂尔多斯高原，黄河北岸便是闻名中华的后大套。阴山成弧形环绕着后大套，后大套东起西山嘴，西至磴口县与阿拉善盟接壤处。

后大套是黄河冲积而成的大平原。盘古开天地至今，黄河从阴山脚下冲淘着逐步南移，移到鄂尔多斯高原下受阻，又重新向北冲淘移动。黄河这么从南到北，从北到南地移来移去，便冲积成后大套这块肥沃富饶的土地，素有“黄河百害，唯富一套”的美誉。早在商朝时期，人类便发现这块宝地，在这块土地上开垦，繁衍生息。如今的后大套，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，号称内蒙古的米粮川。

这乌加河位于大后套的北端，沿阴山脚下弯弯曲曲地流淌，流入河套明珠“乌梁素海”后又南出“乌梁素海”，穿过西山嘴奔入滚滚黄河。

乌加河是条自然河，是黄河南移时丢下的一条好河槽，它既是后套十八道大梁的退水，又是阴山山脉山泉与洪水汇集之处。旧社会乌中因无人治理而常常泛滥成灾，大水淹没乌加河两岸、阴山脚下到处一片汪洋，水落之后，河两岸的杂草猛长，于是这里便草木茂盛，禽兽遍地，牛羊成群，成了蒙古民族放牧的广阔草场，乌加河两岸到处长满哈冒儿、芦苇和积机草，滩上不仅仅是牛羊骆驼，还有野狼，靠食牛羊而生存在茂密的草丛中。飞禽走兽到处都是，黄羊，狍子，野

鸡，兔子和狐狸；牛羊骆驼之类的数目大的多，于是这里便有后大套三件宝的传说，曰：后大套三件宝，哈冒儿芦苇枳机草。还说棒打狍子瓢舀鱼，野鸡飞到水锅里。可以说这里是最肥美富饶之地。之外，由于这里地域偏僻，文化落后，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，抬头只见蓝蓝的天上飘着朵朵白云，低头便是身边的牛羊和一眼望不到头的牧场，耳畔是河水哗哗和百鸟啁啾，生活单调而苦涩，乏味而艰难。是这样人们便把性生活当作唯一的乐趣，人们便又说：“吃好喝到全凭阳婆一落。”阳婆落了做甚么？那其中的含意似乎深奥莫测，一语道破只是“睡觉”二字，但这睡觉又成了男女们的乐趣，人们便吃好了喝足了等着那阳婆爷爷下山去。还说：“老牛活着为吃二升黑豆，人活着为了个穿吃。”加之走西口来后大套揽长工打短工的口里人越来越多的形势下，性风俗也便更加随意起来。口里人出口外，大多都是奔后大套这肥美大地而来的，他们将家口丢在口里只身而来给人做工，春来冬去，年复一年，日子一久，这打短工揽长工的男人们便耐不住，一桩桩一件件的风流事便层出不穷，有的苦干一年却将全部工钱扔在女人身上，到年关没钱回老家，人们便说：“这后套真他妈日怪，一来就把人套住了。”当然除了这里的富庶之外，便是这里的女人们了。

后套女人们对性生活的随便并不是她们自身的放荡，是受地域文化的影响。很早以来，这里是蒙古民族的牧场，口里的蒙商常年累月地拉骆驼来这里与蒙古人做买卖，从他们口中口里人得知这片富饶的土地，于是出现了“走西口”热。二人台“走西口”那出揪人的戏便是这么来的。一时间山西、陕西两省的人蜂涌而来，有的只身走西口入后套，有的直接

拖儿带女来此安家落户，后大套的人口逐渐多起来，然而那时后大套，虽然富绰，但土匪横行，兵痞无赖到处可见，善良的口里人便遭到欺侮，女人们个个在劫难逃，久而久之，这风俗便乱起来，人们遇得多了见得也多，把男女之事当做家常便饭了。四十年代，傅作义的部队进驻河套，闫锡山为了监视傅部便从山西派屯垦队进驻河套。闫锡山的部队纪律涣散，横行乡里，草菅人命，欺侮妇女，于是后大套便有了这么一则民谚：“后大套三件好，哈冒儿碴墙墙不倒，当兵的进门狗不咬，闺女接待娘不恼。”

傅作义部队接管绥远省和北平时，因兵力不足，在后大套出现一场空前绝后大抓兵，也称抓壮丁。后套的男人便被抓了个空，过半打子老头儿都抓去，将胡子一刮便充兵上了前线，男人们都走了，一去便是几年，有的一走杳无音信，有的逃回来又被抓去，有的逃往他乡躲壮丁。剩下女人们便成了乡丁保甲们的盘中餐，土匪兵痞便是肆无忌惮，欺侮女人如虎扑食。而成千上万的女人们失去了男人的保护，她们犹如虎口之下的羔羊，一个个失去自卫能力，反过来说，女人们为了哺养幼小的儿女，为了全家人的活命也只好听天由命。

后大套的性风俗便这么形成的，解放以后，随着党的政策和生活条件的改善，后大套的性风俗大有收敛，然而这几年，后大套和全国各地一样，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人们活得潇洒自由起来，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，西方一些东西也随之涌入而来。黄书黄色录像，甚至是淫书淫秽录像也进入每家每户，人类最善于模仿，后大套旧病复发，性风俗又乱了起来。

玉兰的死便是这种性风俗的典型事例。

桐树湾位于乌加河中游的南岸。乌加河在村子前面绕了个大弯，环抱着地势偏高的大片枳机圪梁。五十六户黄土屋便散落在枳机滩上，村子西头有一片桐树，桐树共五十六棵，与村子的户数正好相符，这或许是种天意。这村子的住户有来有去，但始终是五十六这个数，村人似乎也领略了这种天意，刻意不让村户超出和少于这个数，至今如此。人们称这叫水桐树。这水桐树弯弯曲曲象老龙似的向上探着身子长，显得极其苍老，浑身绉里巴几到处处长满节，树杆弯曲处可见不少坑洞，里面常常盛满水，也许是这个原因，村人才叫它水桐树。

桐树可谓一大景观，它高大挺拔郁郁葱葱。树梢上住满了长脚鹤。这种长脚鹤靠在乌加河里捕鱼类为生，夜里便回到桐树的巢里，靠着这种方式它们繁衍生息，与桐树湾的人们友好相处着。

解放后，乌加河被人类改造，它变成河套的降低水位的退水——总排干，特别是一九七五年大挖总排干，裁弯见正，拓宽加深，到桐树湾时裁弯直走，把桐树湾裁到了总干南岸，也把一段蛇身似的旧河槽丢在村子南岸，旧河槽由于多年的冲淘，有几处特别深，尽管断了水源却常年有水，水边缘长满茂盛的芦苇和蒲。可多少年来这旧河槽一直闲置着，改革开放之后，农村实行包产到户，村里人疯了似的在各自的责任田里刨食，生活虽然有了大的改观，可人们的胃口越来越大，靠田中刨食已不能满足他们欲望，村民便开始谋别的致富门道，有人便盯上了这旧河槽，开始搞养鱼业。最先着手的就是玉兰的丈夫何彪。那时何彪因考大学落榜而回村务农，毕竟是读书人，他早盯上了这条旧河槽。自己买了几本养鱼

的技术资料，仔细学习养鱼的基本知识，然后便向村长李二楞提出要在旧河槽养鱼的要求。李二楞听了他的一番叙述后，愣了几愣，觉得何彪这小子有胆量有出息。其实在何彪未提出请求之前，村长李二楞早有了这个计划，可苦于没有买鱼苗的资金和缺少养鱼技术，特别是缺乏技术，便迟迟没有付诸实施，今日见何彪提出，便兴趣盎然地问：“你打算咋搞，有把握吗？”

何彪说：“我想把旧槽全部承包，至于把握我是心中有数。”

李二楞说：“后生，这养鱼要大笔资金，还需养鱼的知识和技术，你行吗？”

“资金问题只好靠贷款，技术问题我想边养边学，何况我已读过不少养鱼知识的书，也曾到县里养鱼专业户取过经，我想闯一闯。”

李二楞说：“这旧河槽的水面少说也有百十亩，这么大水面往里放苗没有几万块钱能行，这几万块钱银行是给你不断地下儿子的，你要养不好，还不上银行贷款怎么办？”

何彪胸有成竹地说：“我觉得我只会成功不会失败，村长你就扶我一把哇。”

李二楞笑吟吟地拍着何彪的肩膀说：“好吧，我帮你一把，不过我有个条件。”

“甚条件？”何彪问。

“咱俩合股干，但明着只说你自个儿承包，暗里是咱俩合伙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那资金咋办？”

“我来解决，乡里刚好有一笔扶贫款子。前几天党委刘书

记还和我说过，要我找个扶贫的项目用上这笔款，老实说我也考虑到了养鱼，只是考虑没这方面的技术和经验而没敢张闹，你小子算是咱桐树湾喝墨水最多的，加上你对养鱼这么上心，我把这项目交给你也踏实些。”

“那咱们就这么说死啦啊！”何彪说。

“但要签合同，和村里签，以防村里人见你发了财眼红而寻茬子闹事，咱俩还得签一个口头协议，怕你小子挣了钱私吞了。”村长李二楞笑眯眯地瞅着何彪说。

何彪挠着头说：“村长，你看我会昧那个良心吗？何况你是村长，我敢独吞吗？”

“说在纸上说不在纸下，有个合同好。你给我写个白头条就行。”

“那好。”

何彪借着村长李二楞的权势，很快弄到两万块钱的扶贫款，便借春天刚刚来临着手办养鱼场。虽然费了些周折，但终于将养鱼场办起来了。

何彪办养鱼场缺人手，除了李二楞的儿子李保明帮着干外，他又将同村的同窗同学玉兰也请到了养鱼场给他打下手。

说起何彪的家世，话就长了些。旧社会何彪的父亲何旺是桐树湾的财主，临近解放前，因被土匪请了财神，何旺一蹶不振，家道逐渐败落，到土改时只是一个小地主的成分而已。但何家兴旺时，李二楞的父亲及其他哥哥都是何家的长工，连李二楞的童年都是给何家放羊度过的，如今阴差阳错，李二楞倒成了桐树湾的主人。何彪出生于六十年代末，他刚刚一岁，他父亲何旺因受不住批斗之苦，偷偷拎了根麻绳子到水桐树上吊自尽了。父亲的死给何彪的打击太大了，因

为他比懂事开始就听母亲讲，李二楞弟兄们是如何如何批斗他父亲的，导致他父亲失去活下去的勇气而上吊。这或多或少给何彪心头蒙上一层阴影，但他从不敢流露什么，只一个心眼地下苦功夫读书，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是班里的尖子生，可考大专时他落榜了，准确地说，这年他所就读的县直中学没一个能考上大专，交了白卷。何彪回村务农的同时，学校由县直中学被降为乡中学，校长被就地免职。

玉兰也是班里的尖子生，和何彪齐头并驾，可惜两人都名落孙山，其原因是这所学校教学水准低下，和其它县直中学相比就差下一个档次。

玉兰和何彪同年同月生于同村，又同时上学乃至同窗到高中毕业，又同时回村。在校时何彪是男生中的佼佼者，玉兰是女生中佼佼者，他俩相斥又相吸，成为全班乃至全校同学的敬慕者。临近毕业俩人真正确立了恋爱关系，没有考上大学给他俩打击很大，回村后本应马上结婚，可没想到遭到了玉兰母亲的强烈反对，玉兰是个读书人，岂能让父母左右自己的婚姻大事，可玉兰妈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对玉兰说：“咱俩家是有仇的，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嫁到何家去。”玉兰从没听过她家和何家有世仇，再三追问之下，她妈才对她说了实话，玉兰妈说：“我十三岁时，被何旺掳到乌加河畔的草丛中强奸了，哭着回到家时血流到了脚跟上，你姥爷一见就气死过去，醒过来就去何家说理，何家只扔给他十块大洋了事，为此事你姥爷一病不起，一月后便一命归天了。玉兰呀，你要嫁了何家，这不是要你妈的命吗？”玉兰听了大惊失色，一气之下找到何彪说：“咱俩的事到此为止哇。”说罢扭头便走，何彪不了解内情，追上她不放，追问为甚要突然分手，玉兰被迫

将何王两家的旧仇叙述了一番。何彪犹如五雷轰顶，一下瘫在地上。玉兰甩手跑开，再也不理何彪。

何彪开始办养鱼场惊动了整个桐树湾，村民们为何彪的胆略和气势所折服，无不伸大拇指夸他。

玉兰毕竟是爱过何彪的，离开何彪她是违心的，是痛苦的，也是被迫的。当何彪轰轰烈烈地办起鱼场时，特别听到村民们那种羡慕和钦佩时，她心里不是滋味。于是她背着老母时时往鱼场跑，有事没事的和何彪聊上几句，但每当何彪提及感情之事时，玉兰身子不由得哆嗦一下，她说：“我来找你是对你的事业感兴趣，不和你谈感情问题。”

何彪自觉没趣，再也不提。后来他见玉兰对养鱼很感兴趣，便说：“你愿意到养鱼场帮我干吗？”

玉兰说：“可以，但我必须要拿到我应该得到的劳动报酬。”

何彪望着玉兰很是伤感地说：“难道我会剥削你的劳动价值？”

玉兰扑嗤笑了。她从此瞒着老母去养鱼场和何彪一起干。这事咋也瞒不过她妈，她妈拄着拐棍去养鱼场找到了玉兰，趁身边无人指着玉兰骂道：“你个没血性的东西，我被他老子糟塌得一辈子不会生娃子，四十岁才抱养了你，没想到你活活要气死我，我还活着做甚，说罢就丢拐棍往养鱼池里栽，幸亏玉兰眼急手快一抱搂在怀中，说：“妈，我只是来学养鱼的，我不会嫁他的，你就放心好啦！”好歹才把老母亲扶持回家安顿下来。

可玉兰必定是爱着何彪的，她暗中和自己做着痛苦的斗争，心里矛盾极了，不是看到养母的脸面上，她是不会和何